

吹着口哨

两代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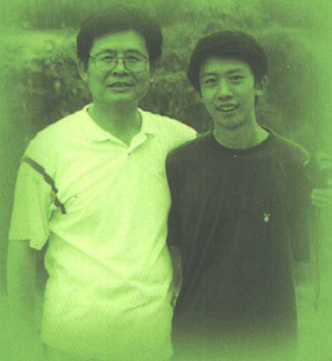
走过来

CHUIZHEKOU SHAO

雕刻

时光

DIÀOKESHIGUANG



著

肖复兴与肖铁

父

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代丛书

CHUIZHEKOUSHAOZOU GUOLAI

吹着口哨走过来

雕刻时光

著 | 肖复兴与肖铁
父子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吹着口哨走过来——雕刻时光/肖复兴,肖铁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

(两代人丛书)

ISBN 7-02-003495-0

I. 吹… II. ①肖…②肖… III. 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607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吹着口哨走过来——雕刻时光

Chui Zhe Kou Shao Zou Guo Lai — Diao Ke Shi Guang

肖复兴 肖铁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3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3495-0/I.2657

定价 11.80 元



父子情深

序

曹文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两代人丛书”，这无疑是个好创意。在“约稿信”中，编者已侃侃而谈了一连串有关这套丛书的意义，自然也全都在道理上。

大概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处于任何一个时段上的两代人，都不是很和谐的。一代人生下了一代人，本想使下一代人成为自己的扩大与延伸；但事实上，当下一代人一旦有了经验、有了思想、有了独立辨析的能力时，则开始逆反、背离，甚至是对抗。这令人困惑、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恼怒与绝望的下一代人，总不肯安于上一代人温暖的羽翼之下，总不肯顺上一代人的心思去言语和行动。对立会因为一个具体家庭双方的理解能力、教养状况的不同而会程度不同，但对立却几乎是绝对的。理智的双方希望用对话来消除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无形的、不知名的

隔阂,但许多时候,双方都发现,他们只是在独语,谁都没有能够做到尽可能地聆听对方言语的表层意思以及深层含义,悉心揣摩对方的真正心思,而只顾各说各的,看似对话,其实还是没有对象的独语。

于是,双方都觉得委屈、寂寞与孤独,甚至各自会感到悲伤——悲伤到流泪。

回头看看历史,看看周围的世界,这两代人的“不和”以及如何调和以至和谐,是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而会持有不同的态度与处理方式的。专制时代,永远是上一代人的时代——上一代人根本就不会有对话意识,有的只是独语——绝对的独语;并且认定,这份独语是天下惟一的言说,作为他的“骨血”,下一代人只有聆听与服从。最让上一代可心的是下一代人能够对他的独语发出柔和而充满敬意的和声。这样的时代终于在许多民族与国家那里被唾弃了,社会在强化一个道理:下一代人必然要走出上一代人的影子,而且肯定是合乎社会发展逻辑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一点一点地被打压了下去,社会在尽可能地提醒和规劝人们应当充分理解下一代人。这种氛围既久,下一代人倒经常被以各种言辞赞颂了: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专制时代的态度,肯定不可取。然而,这文明时代的上一代人的没完没了的自责、忏悔,似乎也存有一个度的问题。其实,两代人的“不和”,无非是因为世界的变化使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价值观虽然总的来说是进化的,但在许多情况之下,双方所执的,也都是合理的。为了求得

一个和谐，一个圆满，上一代人惟恐自己不够理解，生怕自己是落伍的，一味地反思自己，一味地去迁就下一代人，大概也未必是妥当的。现代学说，强调两代人应是互为教育，这一点作为原则是确切的。但上一代人所承担的教育下一代人的义务，可能还是要应该多一些。从一般意义上说，上一代人是教育者，下一代人是被教育者，大概也还是说得通的。比如，一个孩子，若按人的天性，是不会勤劳的——人的天性是懒惰的，而此时，父母就必须教导他，并告诉他一些诸如“勤劳是美德”、“奋斗才有生命的快意”之类的道理。平等，只应从人权意义上讲。

这些年来，我们似乎将两代人的“不和”渲染得太重了一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独语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一次让双方感到温馨、欣慰甚至激动的对话——几乎分不出彼此的对话，不是双方的退让，而是各自找到了共同的话语。其情形犹如乌云压城，随着一阵风暴，将会有倾盆大雨，大雨过后，会有一片万里无云、朗日高照的天穹。此时，不是各自身份的淡化——淡化到仅仅成为朋友，而是恰恰相反，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两者都是正常社会的合理角色，都有一个守着自己本分的责任。

紧张之后的松弛，反而刺激了一个家庭的和谐——终于达到圆满状态的和谐。

父辈的亲切与威严，子辈的淘气、谦恭与懂事，所有这一切，使一个家庭保持了一种有质量的和谐。

我们在谈论代际问题时，往往还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双方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处于对立——有时对立到刀光剑影的地步，但却抹不去一份人伦亲情。有人伦亲情在那里牢不可破地垫底，那份和谐终于还是成为永恒。看了这“两代人”丛书的一些文字，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让人感动的两代之情——淡淡的，却是深深的，伤感的，却是让人欣慰的与日月同在的一份亲情。因这份亲情，似乎永久的冷漠会在顷刻随风而逝。双方会忘记一切不愉快的记忆，剩下的只有一番心的感动与眼的潮湿。而更多的情况是，因这份亲情，使得思想再对立的双方，也能始终保持“一团和气”；双方都以一番嬉笑的心态去看对方的言行，与己格格不入的东西，反而成了家庭幽默的滚滚不息的资源，双方的不分长幼的善意调侃，使家庭总有一番放肆的或故意绷着脸的快意。

真正的，上一代的精神成了下一代的财富；真正的，下一代的精神，使上一代的精神保持住了鲜活。

两代人组成了历史。历史呈绵延状态，今天含有昨天，也含有明天。一代一代的，就以这样的状态，繁衍了下去。社会也随之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他们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是牛奶刚倒进咖啡杯时的那种模糊，各是自己，但边缘正在融合。也许，那样一种状态，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状态。

这里所选择的两代人，全都在书香人家。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只是少数。在这些家庭里，有一种特殊的文化

氛围与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调。在这里,两代人的相处,是讲究格调与韵味的。如此家庭,对话是较容易发生的,尽管各自都有内心的独语。在这里,语言交流几乎成为必须,也成为自然。语言的快感,是双方都需要的。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美好的、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交流方式。他们用的是另样的语言,使用这些语言时,是用的另样的心情,这种心情出于另样的心境。他们喜欢文字——父母不必说,因为他们是作家,本来就是伺候文字的,儿女似乎也喜欢文字——用文字去组织一个世界,用文字去外化内心的一切。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这样的家庭是陌生的——而陌生就会有一种魅力。

编者还可以组织非作家家庭的两代人对话,那种朴质的、具有张力的甚至粗粝的对话,那种要么热得如火要么冷得如冰的相处,那种千年不语只在内心涌动的父子情感,那种原生的没有被文化浸染与雅化的生存景观,也许自有另外一番价值与味道。

2000年12月17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肖复兴：吹着口哨走过来

吹着口哨走过来	3
牛皮鱼	8
聪明是一张漂亮的糖纸	13
占有欲	19
半途而废	25
都是那天惹的祸	29
第一次“打的”	36
YES 和 NO	41
玩具	46
烟花	52
剪纸	56
儿子的作业	60
附录：《叶芹草》(两篇)	64
愤怒的衬衣	71

家庭忌语	75
迟归	80
生日的翅膀	83
两代樱桃	88
土城公园	93
星期天	100
习惯的养成	105
学习的宠物	110
座位问题	114
外面的世界	118
日子的回忆	125
顶嘴的乒乓球	132
尊重	138
原谅	143
有这样两个地方	147
好为人师	152
雕刻时光	156

肖铁：雕刻时光

爸爸	161
鲜红的康乃馨	164
我曾经那么爱画画	168
我自己能倒洗脸水	173
爬山虎·合欢树·马赛克	176
和外语有关	187

菠菜宴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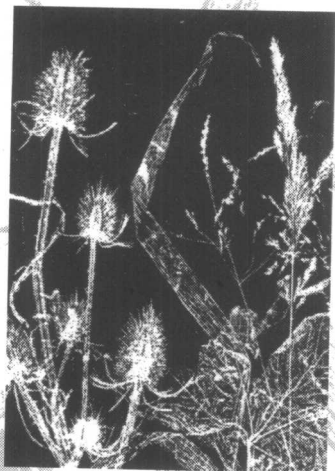
雕刻时光 194



吹

着口哨走过来

肖复兴



吹着口哨走过来



儿子上高中时，有一天忽然很虚心地问我：“爸，口哨怎么吹？我怎么总也吹不响？”这给了我一次再次为师的机会。因为儿子上高中之后，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什么事都请教我了，学的功课尤其是外语，是我远远不如的，让我很是失落。

那一次，我教他如何吹口哨，虽然我吹的口哨并不嘹亮，吹个曲子还是绰绰有余。他却怎么也过不了这一关，任我怎么教，他只是翕动着嘴唇，把嘴唇吹干，也只能吹出像是嗡嗡叫唤般的细细的声音。后来，我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嘲笑他说：“你算了吧，不是这虫就别爬这树了！”他也只好苦笑，甘拜下风。从心里讲，我认为他实在是够笨的，这么使劲地教他，连这样简单的口哨都学不会。以后好多天，偶尔听见他独自在屋子里还在练吹口哨，仍然是嗡嗡般的细声，未见任何长进。我知道，他是不大甘心，又无可奈何。

从此，我们家有儿子的笑声哭声喊叫声和驴吼马叫般的歌声，但一直再没有儿子的口哨声。

一晃，儿子就长大了，这么快读到了大学。岁月毫不留情地流逝，孩子的个头和着日子一起飞快地蹿，他不知不觉地高过了我。

去年春节，我们原在北大荒插队的一些朋友到南方聚会，儿子破天荒同意和我们一起同行。我知道，他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次南方之行完全是为了陪陪我们。其实，他和家住南京的同学早约好春节期间到南京玩的。第一站在无锡的聚会中，大家拼命唱歌，当然也要他唱，他却脸皮薄得很，说死说活就是不敢上台。我觉得他平常在家里吼唱得惊天动地的，唱得不错，但我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凡事要好上加好有绝对的把握才敢在众人面前亮相，这样的性格，真不知是好还是坏。实在没办法，也实在塌我的脸面，我没有了耐心，就刺激他说，怎么这样胆小，一点儿也不男子汉，整个一摊稀牛屎糊不上墙……他被说恼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气得我一点儿辙也没有。

从无锡到上海，一天晚上，多年未见的上海知青朋友请我们到锦江饭店的巴西餐厅吃饭，饭间有巴西的黑人击鼓弹琴唱歌助兴，不断邀请进餐者和他们一起同歌共舞，气氛很是热闹。本来就是玩嘛，又不是到这里来比赛唱歌的。我们想起在无锡的情景，有朋友非要让儿子在这个场面唱唱歌，就故意指着儿子对走下台来邀请进餐者唱歌的黑人歌手说：“这个小伙子唱得最好！”黑人歌手

高兴地用英文对儿子说：“下一个你来上台！”大家冲儿子开玩笑说：“黑大哥都请你唱了，看你怎么办吧？”事情一下子变成国际化了，把儿子弄得格外紧张，巴西烤肉也吃不下了，小脸涨得通红。我猜得透他的心思，这回他是没法子逃脱了，他是顾脸面的人，当着这么多外人，尤其又有黑大哥这样的外国友人，算是把他逼上梁山。不过，我心里有数，虽说平常没怎么正经练过唱歌，但他唱得不错，乐感也不错，黑大哥的歌本来就都是即兴的，只要放开喉咙和胆子，就没问题。

台上的黑大哥弹着吉他，唱着唱着，忽然坐了下来，对着麦克风吹起口哨。这是一支南美的民歌，熟悉的旋律，让满场兴奋起来。这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离弦的箭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打足了气的球似的一下子蹦跳到台上，将嘴对着麦克风，跟着黑大哥一起吹起了口哨。他的口哨声从嘴唇刚一出来，就是那样嘹亮，清爽得如同天外刮来的浩荡清风，在偌大的餐厅里回荡，不仅让我为之一惊，也让别人吃惊而有了兴趣，全场立刻安静了下来。他清亮透明的口哨声完全盖过了黑大哥，黑大哥便也自动让贤，把麦克风推给了他，自己不再吹，只是弹着吉他为他伴奏。两个人配合得极棒，口哨吹毕，赢得满场掌声。

我被儿子的口哨惊讶了。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而且吹得竟然这样出色？！我想到他读高中时那只有蚍蜉般细弱的口哨声，那情景还恍若昨日，怎么就“一夜恨不高千尺”，长得如此飞快，以致让我有些认不